

哲学人类学

米夏埃尔·兰德曼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

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

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

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

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

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当代学术
思潮译丛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
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
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
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
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

正在有重大影响
的思潮、新观点

哲学人类学

著·者/[德]米夏埃尔·兰德曼

译 者/张乐天

● 上海译文出版社

MICHAEL LANDMANN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4
根据威斯敏斯特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哲 学 人 类 学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 著

张乐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

ISBN 7-5327-0325-8/B·24

定价: 3.15 元

译者的话

DH87/32

也许很少有一门学科像人类学那样从一开始起就难以为自己划界。它既与人种学、考古学、语言学有关，又同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相联。当代人类学有许多亚学科，诸如：体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发展人类学、认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人类学的各门亚学科一般都是经验科学，而哲学人类学却是对各种人类学亚学科进行哲学反思的产物。哲学人类学所考察的不是人的外部特征或文化成就。它把那些被人类学亚学科视为当然的知识拿来重新探讨，研究使人同所有其他存在物形成对照的本体论结构。

哲学人类学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年)。近代欧洲哲学自笛卡儿起把知识作为哲学理论的起点，并且只停留在知识论上，而把人仅仅看作知识的主体。当代西方哲学一般认为，知识只是意识的一个功能，而意识又只是人类生活的总体的一部分。从知识出发不能说明人，只有从人出发才能正确地说明知识的地位和意义。因此，知识本体论还不是人的形而上问题的恰当解答，而哲学人类学就是要超越知识本体论而把人的形而上问题继续探索下去。

尽管我们可以从哲学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中找到

哲学人类学产生的某些原因，但它真正的根基深扎于时代的需要之中。二十世纪初叶，经济危机此起彼伏，战争阴影笼罩欧洲。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世界似乎变得像一架发了疯的钢琴，而个人则在混乱嘈杂的音响的冲击下晕头转向。在过去的时代，当人们过着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时，人总是以为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他无须怀疑和询问。他只要沿着业已铺就的轨道生活。但现在，旧的社会秩序崩坍了，新的生活轨道尚未铺设，在这纷乱动荡的世界里，人不再知道他是什么而只知道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哲学人类学就是在这种人丧失其传统价值信念的时代应运而生的。

发端于德国的以人为主体的哲学人类学在这个关注着人的命运的世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它迅速在欧洲大陆传播，它的影响波及英美、东欧和苏联。我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的这一重要哲学流派知道得比较少。为了活跃学术空气，促进我国哲学的繁荣，我们翻译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著名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Michael Landmann, 1913—)的主要著作《哲学人类学》。它既是一部全面介绍哲学人类学的导论性著作，又是一部富有作者本人独到见解的专著。

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是本书探讨的中心。兰德曼不想只从横向的层次上铺开哲学人类学的理论要点，而是追溯历史，从宗教、欧洲古典哲学、生物学领域等方面发掘人类学思想的历史资料。这种从哲学人类学角度对西方思想史的重温构成了本书一半以上篇幅的内容，读来饶有兴味。

兰德曼在做完了重温思想史的工作之后，才通过分析现代生物学中非达尔文主义和反达尔文主义的思潮而引出了自己的哲学人类学基本观点，并加以详尽的阐发。这是本书第十章以后的基本内容，是兰德曼正面论述当代哲学人类学思想的精华部分，也是他发挥自己许多独到见解的部分。

兰德曼揭示了人的结构的三个方面：人的非专门化，人与动物不同的生长节奏和人向世界的开放。非专门化这一似乎不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因素其实是人的非常宝贵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使人的器官可以有各种用途，它迫使人用思考和创造来弥补人所缺乏的动物的专门化器官的本能。人的不寻常的生长节奏使人能够从孩童时候起就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训练主观的智力，并凭借这种主观智力得以在垂暮之年仍保持“永恒的青春”。人的非专门化

和生长节奏造就了人的最显著的特征：“向世界开放”。人以创造性的理智多向度地把握外部世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全面地创造出一个人的世界。人把客观世界凝聚成他自己构筑的主观世界，并不断地分解、改变或扩展着这个世界。

“向世界开放”充分体现了人自身的自由的创造性，而人的创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又恰是人的生命活动于其中的文化世界。因此，兰德曼认为，文化人类学才是最有希望的、属于未来的人类学，而以往的人类学都只是它的前奏。在本书第五篇“作为一种理智存在的人(文化人类学)”中，兰德曼既分析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第十二章)，又分析了作为文化产物的人(第十三章)。人的创造性不是人的偶然特征，而是由人的无定形、非专门化、可塑性和自我教育等构成的人类的“本质”。这种本质不能被想象成一个结果，而是一个产生结果的过程，一个不断地放弃原始的不完善性的过程。“去行动”不只是理性的命令，更是人的生命的内在要求。而行动的结果总是包含着在行动之前的意图中所没有的东西。兰德曼引用了歌德的话：“我从祭坛上带来纯洁的火，我所点燃的不是纯洁的火焰。”人的创造力的沉淀物凝聚成“客观精神”——兰德曼用这个其涵义被扩展了的黑格

尔术语来表示一个由人所创造的、独立于人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的文化世界。因而,虽然人生产了文化,但也为文化所生产。文化不能离开实现它的人而存在,而脱离文化的人也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幻影。任何隔离两者的企图都是错误的。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也是社会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历史创造的全部文化精神以不同于遗传的形式保存下来,这种保存形式称为传统。因此,人也是传统的存在。每一个人都镶嵌于某种传统中,但这并没有窒息人的创造力,而只是使创造力染上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色彩。传统与创造之间确实有一种“二律背反”的张力关系,但正是这种张力说明了人的创造的历史性、具体性。

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以详尽的思想史资料 and 精辟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明的人的图像。它能开拓我们的思路,推进我们对于人的思考和研究。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他对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注意不够,他对人的阐述有时失之抽象,等等。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创造性的科学的分析态度去阅读这本盛赞人的创造性的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本书的德文版初版于1955年,三版于1969年。戴维·J·帕伦特(David J. Parent)的1974年英译本

根据德文第三版译出。中译本以帕伦特的英译本为蓝本。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欧阳光伟原已译出本书第十三章,译者在翻译此章时参照了他的译文,在此谨致谢意。

1987年6月

■美国版序言

哲学人类学通常不列于古典哲学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然而,它的真实的起源却也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它在文艺复兴和歌德时期达到了新的顶峰。在本世纪,赫尔穆特·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二十年代重建了它,而阿道夫·波特曼(Adolf Portmann)、埃里希·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和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则继续发展了它。笛卡儿和康德已使“意识”成为哲学实在的“结构基础”。像洪堡的语言学一样,哲学人类学是更具体更全面地阐述这种基础的许多尝试之一。从这个观点看,哲学人类学不仅研究“处于其他部分之中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要求成为一种新的、最终的基础,成为一种“先验哲学”。

但是,它在二十年代的复兴不是来源于内在的哲学动机。当时,它是作为逆十九世纪的带有分裂世界倾向的实证主义而动的一般潮流而出现的,因为引入“整体的观点”是一种正在觉醒的需要。这是一种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发展之后一般的哲学不再能满足的哲学需要。这种需要使人们同

时在各种科学中都感觉到它。满足这种需要的一条途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各种科学进行综合的重建。此外,人的和社会的科学(几十年来,它们一直仿效着由自然科学所设定的模式)现在开始考虑它们自己的方法和目标。人类学是时代的趋势。在德语国家中兴起了心理学的、教育学的、政治的、神学的和医学的人类学学科,这些学科一直持续到今天,这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哲学人类学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独立的发展。

对于英语或法语读者来说,一种外在的语言困难妨碍了对哲学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各种亚学科的接受:在这两种语言中,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躯体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盛行已经占有了“人类学”这个词。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在更广泛、更基本的意义上使用“人类学”这个词。而在内容方面,读者将会在一种改变了的视角中重新发现许多在他的国家中属于专门科学的熟悉的题目的东西。教育心理学的“自我调节”概念在更广泛地公式化了的人类学表达——“人的自我驯化”——中重新出现。而创造的心理学会在关于人的自由的自我塑造和工作的学说中有着哲学的前提。由于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与动物的比较(在动物那里是环境和本能,在人那里是“向世界开放”和自我成型的行为),所以,在哲学人类学与动物心理学之间存在着接触点。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整体”概念(在美国,人们从格式塔理论中熟悉了这个概念)有助于哲学人类学的产生。在格伦的人类学中,“复杂性还原”是一种主要倾向,按照这种倾向,人与装备着知觉“过滤器”的其他动物不一样,人面对着他必须通过语言和通过选择特定的制度来对之加以组织的刺激的洪流。今天的哲学人类学不再只是按照人的抽象能力或区分善恶的才能来解释人,而是像行为主义

那样，牢固地将人置于他的自然环境中，置于他的文化世界中，把人作为一种由历史、文化和传统所决定的存在来研究。就此而言，哲学人类学集中了（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例如，克罗伯的研究）。

哲学人类学从其发端起就遇到了反对。形而上学认为它不够一般和基本，而个别科学则认为它过分一般和基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存在主义是它的竞争者。卡尔·雅斯贝斯责备哲学人类学——它在第三人称中（而不是在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可能性的第一人称中）谈论人，从而将人具体化和固定起来。今天，马克思主义阵营从另一种观点重复着同样的论点：像本体论一样，哲学人类学建立起永恒的结构，这样就不能认识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变化着的人性。按照这种观点，哲学人类学就是由于一种指向未来的历史哲学的失败而导致的一种自然主义的形式（奥多·马夸特 [Odo Marquard] 也持有这种见解）。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意见提出这样的指责，即人类学不是从社会或“条件的复合体”出发，而是从个体出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学过于非历史性了。而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却认为它过于历史性了，因为它过高评价个体而实际上人的动力是处于潜意识的普遍恒素之中的。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容易产生的误解，哲学人类学还是既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又作为一种外在于哲学的方法论观点而存在。它甚至影响着东方集团国家，在那里，试图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们已把它与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联系在一起（如波兰的亚当·沙夫 [Adam Schaff]、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在德国，由于最近产生了一个被称为“知识人类学”的分支，哲学人类学证明了自己是生机勃勃的。因此，本书作者希

望美国公众也将从这本关于哲学人类学的一般导论所提出的资料 and 思想中有所得益。

我感谢本书英文版译者、我的同事——戴维·J·帕伦特 (David J. Parent), 与他一起工作常常是一种愉快。我感谢出版者——威斯敏斯特出版社, 它担起了风险出版一本来自人们所不熟悉的哲学与文化领域的著作。

米夏埃尔·兰德曼

柏林自由大学

目次

美国版序言	1
第 1 篇 哲学人类学导论	1
1 哲学人类学的含义	3
1.1 科学的、人种学的和哲学的人类学	3
1.2 人的自我解释对人的自我塑造的影响	5
2 前哲学人类学	10
2.1 拟人说及其支配性影响	11
2.2 民族中心主义及其支配性影响：“人性”的发 现	16
2.3 希腊人的例证	19
2.4 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中心主义	28
3 人类学史的精选资料	35
3.1 公元前五世纪	35
3.2 近代	40

3.3 现代	44
3.4 人类学和存在主义	49
3.5 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	55
第2篇 人与上帝(宗教人类学)	61
4 “旧约”和“新约”《圣经》中的人类学内容	63
4.1 作为一种人类学文献的《圣经》创世说	64
4.2 人——罪人	69
4.3 使徒保罗的人类学	73
5 宗教人类学的五大论题及对它们的反驳	78
5.1 神中心论	78
5.2 人类中心论	81
5.3 原罪说	86
5.4 神恩说	90
5.5 对不朽的信仰	93
第3篇 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人(理性人类学)	99

6 对理性的颂扬	101
6.1 自主理性的发现者——希腊人	101
6.2 世界理性和人类理性	104
6.3 理性-自然二元论	108
7 理性的废黜	111
7.1 对非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心理能力的重估	111
7.2 理性对更基本的存在层次的依赖	118
7.3 唯物主义	118
7.4 生物主义	121
7.5 作为生命之敌的理性	132
8 理性的技能	135
8.1 对本质的沉思和分类	135
8.2 创造的理性	137
第4篇 人与动物(生物人类学)	141
9 人在动物界中的位置	143

9.1 转变和预示	143
9.2 古代和近代人与动物间鸿沟的弥合	145
9.3 歌德时期的泛神论概念	149

10 进化论及其反对者

155

10.1 进化主义和自然主义	155
10.2 达尔文主义及其胜利的进军	161
10.3 两种类型的反达尔文主义	166
10.4 对进化论的修正	169

11 人的结构

172

11.1 非专门化	172
11.2 生长的节奏	179
11.3 向世界的开放	185

第5篇 作为一种理智存在的人 (文化人类学)

199

12 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人

201